

# 羅曼以及他的山和海

● 克萊爾 (Jean Claire)

羅曼 (Philippe Roman) 的作品新穎獨特細膩。在當今藝術大雜燴中，唯有此類與眾不同的作品才能給人帶來新意和驚奇。它如同災難後的倖存者，生命之火重新燃燒，生命意義重新尋回。

人民曾以為永恆的帝國，卻在數月之間崩潰瓦解。其實，豈止政治烏托邦如此？美學烏托邦不亦如此嗎？前衛藝術普及80年之後還剩下些甚麼？數代年輕畫家紛紛追逐表現主義，我們對此應予以何種信任？面對一個獨闢蹊徑、不隨波逐流、執著以自己個人風格繪畫創作的畫家，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現代性之意義。

在衡量藝術價值時，我們往往成了視覺幻象的犧牲品。有些藝術現象本應以長遠的時間限度來評價，而我們卻以短暫的時間限度來衡量。帕斯 (Octavio Paz) 曾透過前衛現象預見浪漫主義的最後痙攣，其洞察力無疑比那些將歷史看作是革新喧鬧的批評家要高明。

我們如果不接受需要從長遠角度衡量藝術作品這一假設，就難以把握一幅作品的意義。羅曼的作品既遙遠又親切、既熾熱又冷峻，它如同覆蓋在畫面表層的那透明淡色和細膩的晶質。羅曼作品的顫動寬度要比現代主義的纖維性顫動寬廣得多，而且屬於一種與巴黎圈子絕然不同的精神世界。

1979年，羅曼在法國和比利時文化部合辦的《新主觀》畫展中，首次發表了他的作品——《廢墟》、《戀人》、《愛西絲神》、《俄狄浦斯》、《湖邊的下午》等五張風景畫。這些顯得神秘而古雅的風景畫，與當時畫壇流行的藝術格格不入。這裏既沒有存在主義式的太人性的主觀主義表現，也沒有結構主義式太冷寂的客觀性，更沒有初露頭角的後現代主義那種錯位拼湊的輕佻遊戲。羅曼風景畫中的大自然，寧靜澄淨、芬馥滋潤，處處泛着淡淡的光華；情融乎內而深且長，景耀乎外而遠且大。這是一個天地人

神、古往今來的大全世界。在這永不枯竭的本源世界中的輝煌呈現，是人的精神無限豐富的呈現。人與自然的親密聯繫的隱喻性詩意，再次證明了自然是藝術永難窮盡的本源。

羅曼筆下的大幅山景，使人想起的並不是塞尚 (Paul Cézanne) 的聖維克多山。羅曼那種對光線如此細緻入微的觀察，對地表皺褶起伏、地面顏色變化、岩石性質的細膩觀察，對形狀、形貌、特徵的忠實描繪，迥異於佔主流的對形的理性分析甚至趨於抽象的處理方法。在此，畫家的眼光無異於自然哲學式的經驗主義眼光，它並沒有將意義從形 (forme) 抽離並加以虛幻的想像，而是尋求給顏色和形賦予某種意義。但這並非是在宗教、象徵或神秘上的意義。羅曼在其對山水景致的觀察中，綜合了博物學家、地理學家、氣象學家以及畫家的觀察能力，並將之用作分析、辨別、描繪地貌的紋理脈絡。

羅曼的風景繪畫沒有塞尚的乾澀感，他也無意通過風景表現人的心態 (Paysage-état d'âme)。景致在此是精神心靈旅遊的起點。這些以板岩、片麻岩、花崗岩為主體的山，如同自然現象聳然矗立在我們眼前。

也許有人會問：今天誰還會固執地畫這些東西？誰還會為這陳舊的詩意所傾倒？其實，作為繪畫主題的山，從未在現代藝壇上消失過。索緒爾 (Bénédict de Saussure)，塞甘蒂尼 (Giovanni Segantini)，賀爾達 (Hölder) 及賈克梅第 (Alberto Giacometti) 均從未間斷過畫山。巴爾塔斯 (Balthus) 本人也把山作為其創作主題，並選擇在瑞士的高山上安度晚年。山在此作為地理現象，是同一種知識、學問緊密相連的，它同時也隱喻着一種緩慢的精神昇華的過程。

**克萊爾 (Jean Claire)** 法國著名藝術評論家，現任畢加索博物館館長。

**羅曼 (Philippe Roman)** 法國畫家，1927年生於法國阿爾薩斯的一個銀行家的家庭，1960年開始正式從事繪畫。他不愛交際和社會活動，長期在畫室默默耕耘。山和海是他反反覆覆加以表現並具有無窮無盡興趣的主題。

人們常說，近山者仁，近水者智，年復一年每天注視着高山和大海，畫家到底發現了甚麼呢？本期彩頁發表羅曼所畫的山景和海景，每一張畫的創作時間都很長。這五張畫的創作時間最短的是3年，最長的竟達6年，用這麼長時間來畫一張畫，這是現代和後現代畫家所難以想像的。這裏羅曼把繪畫變成了一種視覺的學術研究。也許羅曼想用他的畫告訴我們：發現你熟視無睹的對象的新面貌，並把這種前所未有的視覺經驗表現出來。這也正是具像表現畫派的宗旨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寫景屬於這個正在興起並且影響畫派的一員。